蜀山劍俠傳/2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四五回　有相無生 七寶幢中呈瑞彩　先機若悟 小寒山上謁神尼

下一回▶

謝瓔、謝琳二女說罷，隨引癩姑走往左邊第三株形如寶蓋雲幢、瓔珞四垂，異香飄引的大旃檀寶樹之下，就着地上蟠曲如龍的一段樹根，面向着前面千頃平湖，並排坐下。謝琳纔說：「大智禪師乃我佛如來座下第四十七尊者阿闍修利羅。因在北宋末年轉世，起初慈悲度世，廣結善緣，功德本將圓滿。祇爲降生之初發下宏願，於此生中所遇惡人惡物，悉以佛家無上願力慈悲度化；雖具無邊佛法，降魔本領，決不妄開殺戒。起初數十年中也不知度化了多少惡人，拋棄惡業，皈依淨土。但終於仍是衆生好度人難度，遇到一個與他淵源極深的惡人，最前生是個有道行的女散仙，因爲一時任性，做下一樁大錯事，爲仇家所殺，兵解轉世。本具夙根，今生忽迷本性，刁狡窮兇，無所不爲。禪師度化此人已然六次，終歸無用。當時總是恍然若悟，不久又復重蹈覆轍。又擅左道邪術，幾次制服，俱以善言解悟放卻，因此積惡甚衆。禪師最後一次，將她堵在一個山洞以內，因她屢不悛改，害人太多，欲以佛家法力爲她伐毛洗髓，去盡惡根。哪知此女惡孽太重，已爲魔頭所持，不能自制，所以每次省悟俱祇一時。禪師不合以法力強迫，首違當年誓願；這末次會面之時，又有不度此女回頭，決不證果西歸之誓。當時勸誡一番，便各以背相向，面壁入定，連施佛法七日。此女先頗感動，痛自悔悟，誓欲回頭向善。無如身爲魔頭暗中挾制，道淺魔高。對方又與以前不同，因她屢次違約失信，已不信她所說，不單是勸誡警醒便罷。事出強求，人受不住佛光晝夜地照，魔頭再在暗中蠱惑播弄，竟由苦痛生出怨忿來，驟然激怒，忘恩反噬，妄想乘着禪師入定之際，以所有邪法、異寶

全力發動，暗下毒手，佔據禪師法身。誰知禪師法力高強，平日不輕施展，悉以苦心感度，看不出來。那護身佛光厲害非常，此舉無殊以卵敵石，法寶固是無功，人也因爲魔頭受不住佛家聖火威力，臨化以前，突然向她反克，人魔同歸於盡。本來再過三兩個時辰便可圓滿，禪師行法到第三日，便已發現此女身上附有邪教中極厲害的神魔。本意是想故作不知，依然循序漸進，到了緊要關頭，猛施佛家極大法力，先將神魔除去，那時被度化的人自然也會大徹大悟。誰知嗔念一動，立啓殺機。眼看功成在即，魔頭突然發難來拼，動作又是絕快。禪師因見此女反復多次，積久成嗔，一時不及收法，致令自投羅網。神魔雖除，人已成了一堆白灰。知道一時把握不住，違了昔年宏誓願力，延誤正果。尚幸法力高強，將此女元神保住，未致形神俱滅。

「此女罪孽深重，生前既未放下屠刀，再世自應備諸惡孽。重新誡勉之後，當與約定，說她夙根本厚，自墮迷途，現已孽重難返，令其先轉輪迴，受完孽報，仍皈淨土。

「自己爲踐昔日誓願，去往大雪山青蓮峪，候她一十二個甲子。從此每隔六十年開關一次，接見有緣。因她元神已有佛家偈印，此去雖然備諸苦孽，但是一靈不昧，以後未來諸生無論變人變物，均自修積善行，減消罪孽。每到六十年禪師開關結緣之期，必須頭一個趕到雪山，呈述自身功過，並受佛法點化。算到現在，已到第九個甲子。

「此女在第一個甲子上，苦孽最重，幾把六道輪迴歷盡。仗着禪師偈印，真靈不昧，雖化畜生，寧可餓死，永沒傷過一個生物，甚或捨身救人。第一甲子未滿，居然重投人身。第一世，便是個土豪人家獨子。幼受父母鐘愛，家更富有，他卻緊記師訓，守着佛門戒條。到十二歲上，屈指一甲子期滿，到了約會之期，便寫了一封長信留別父母，詳述過去生中之事，便獨自私逃出去，趕往雪山。受盡千辛萬苦，百折不回，終於在期前半日，趕到禪師所說的西藏佛家聖地大雪山青蓮峪後峰崖之上。地方雖幸尋到，但是雪窖冰天，下臨無地，一個毫無法力的凡人，如何能下得去？細一查看當地峰崖形勢，以及到時所現朕兆，俱與昔年所約相符。祇是絕壑萬丈，陡峭削立，冰雪堅滑，雲霧沉冥，休說尋徑而下，連個攀援之處都沒有，簡直無計可施。求告了一陣，也無迴應，不禁放聲大哭起來。眼看將到約定時刻，終不見有人來接引，愈發心寒氣短。自思前生本是極好根器，不合誤入歧途，致爲魔鬼所乘，宛如附骨之疽，形影相隨，不能擺脫，以致造了許多罪孽，墮入輪迴。猶幸禪師眷念舊情，大發慈悲，以極大法力保住慧根，仍轉人身。中間受了無限苦難，好容易如約尋到地頭，方擬從此漸入佳境，不料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，靈山佛地，就在眼前，偏是沒法下去，時辰一過，熱望全休。以禪師的慈悲，終始救拔，決無違約相拒之理。不是自身之孽太重，人力難以迴天，便是過去生中，無意之間又做

了甚惡事，故此尋不到下去的路徑。當時傷心悔恨到了極處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決計要在期前到達，若尋不出下降之路，便以身殉，隨往壑底雲霧之中硬跳下去。

「初意必死無疑，哪知禪師佛法無邊，不特早已算到此一着，連他數千里冰雪崎嶇，曉夜奔馳，所經諸般厄難，以及最終如期趕到，俱是禪師法力暗中解救，加以接引。否則，從未出過門的嬌生獨子，一個人跋涉數千里虎狼冰雪的荒山絕漠，八條小命也早送了。此舉一則爲他減消一層罪孽，二則堅其向道之志。他這奮身一跳，纔到半腰，正趕禪師一甲子坐關圓滿，開了洞門出來，見他翻滾雲霧之上，人已暈厥，隨用一朵祥雲托他下去。到了旃檀林前，禪師自回洞中升座。那惡人醒來，發現佛家靈境，四顧無人，還不知是被禪師救下，心神恍惚，追憶前情，覺着就到地頭，所約時辰也必過去。悔恨之餘，便朝前面那湖跪下，誓發宏願，虔誠叩拜，不見老禪師不起。誰知這湖本是一片汪洋的聖地靈泉，他這一跪拜下去，立時滿湖都是青蓮花，上空祥雲瀲灩，香霧霏微。隨聽清磬梵唱之聲四方和應，立時神志一清，大徹大悟，便拜謝完了佛恩，往湖中跳去。等到脫卻皮囊上岸，洞門大開，禪師已現出寶相法身，召將進去。與她摩頂受戒之後，仍令入世行道，並對她說：『你因夙世根深，此番雖以虔心毅力返本還原，但是解脫太快，所有以前罪孽仍須歷盡償完，決不能再轉一世便了。此去入世，務以極大願力虔修善果。我已說過在此坐關相待，以後每六十年今日可來此一面，隨時指點，盡管孽重魔高，有我在此，當可解免。但能逆來順受，自可免卻許多煩惱牽纏。你自去吧。』

「由此那惡人重去轉世，對於以前所造孽因，有的仗着佛家法力，先以誠心毅力設法解免：有那不能解免的，便以身命償還孽報。法力盡管甚高，對方是個常人，也決不相抗引避，從容聽人酷虐殺害，自去投生。在二三兩甲子中，差不多被冤孽殺害了十次以上。內有幾次，纔活了七八歲，便遭慘死。可是她暗中修持，道行日高，所積善功更是不可數計。每來赴約謁見，禪師對她也極嘉許。到了第七甲子上，忽然遇一良機，積了一件極大善功，同時減消了不少冤孽。自這次起，一切冤孽完全消盡。

「內中祇有一個夙仇，原是一個女散仙，在快成道時被她所害，死得極慘。此女也因夙根夙慧，轉世以後，真靈未昧，仍舊出家修道。祇是怨毒太深，苦苦尋她報復，已經糾纏了好幾世，終是不捨，立誓定要毀卻她的功行。內中並還牽涉此女兩個好友，都是具有神通的人物。她知伊人十分厲害，以力相抗，既違誓約，並且冤仇越深；如以一命還她冤債，對方法力高強，羅網周密，不似常人復仇，拼着再轉一世，便可解消，一落人手，必無幸理。並且過去諸生，曾有一次自甘償此冤孽，聽其殺害，仇人心計太毒，竟想令自己身經百死，飽受荼毒，方算復仇了願。幸而時時韜光隱迹，故作癡呆，未被仇

人識破。一見不好，便自乘隙脫竅，棄了肉身，衝出羅網，遠遁高飛；稍緩須臾，元神便被禁錮，縱令法力高強，不致被她煉化，也必被其禁閉地底，永受地水火風之厄，不知何年月日方得出頭。事後想起，還自膽寒，由此時刻在意。

「對方偏是窮搜不已，並自聲言：此仇深如山海，不共天日，無可化解；寧甘捨棄天仙位業，與之同歸於盡，也是在所必報。這場冤孽，直無法解消，迫不得已，祇可望影先逃。若干年中，爲了此女，也不知受了多少煩惱，耽誤了多少功行。兩次叩問禪師，並乞佛法化解，禪師祇答以在你自己，仍是無計可施。最後一次狹路相逢，不能再避，迫於無奈。又知對方法力越高，更有專爲復仇而煉的法寶，厲害非常，一落人手，這屢世修積的功行，至少被她毀去一半，心實不甘。欲以法力先將仇人制住，再以善言感化，既可市惠，又可使其知難而退。哪知此女仇怨太深，性如烈火，心志堅定已極。一見被人佔了先機，始而以全力拼命。繼見仇人在大金剛佛法衛護之下，所有法術法寶全失效用，自身反被佛光困住，掙扎不脫，覺着百計皆窮，仇報不成。又聽了幾句譏嘲之言，不由怒火中燒，惡狠狠咒罵了幾句，冷不防自行兵解。雙方冤仇固然更深，無意之中又背了禪師訓誡。到了開關之期，再往求見，便遭峻拒，不能入門，再三求告，也無應聲。一想解鈴還是繫鈴人，除卻仍尋此女設法消冤解孽，更無良策。沒奈何，輾轉尋訪到此女再生蹤跡。一看此女已因性情所激，復仇念切，入了魔道。這一來不特下手更難，並因此女誤入歧途原是由她而起，此後任造何孽，皆是自己促成，正應昔年禪師道淺魔高之言。而這一次，仇人與前生雖有邪正之分，法力卻更加厲害。一面須要防到她的暗算，一面還要時刻留意暗中守伺，以便仇人爲恶，或遇正教中人誅戮時，代爲化解。苦惱之深，直難言說。

「似這樣暗中護持者數十年，中間曾救過仇人十幾次大災大難。對方始終以怨報德，祇要見她影迹，必定拼命，終於仍遭暗害。總算事先早有準備，拼捨一命，不與相抗，先期元神遁走，未遭毒手。可是她這一轉世，初生十數年中，此女無人隨時暗中護持阻她爲恶，更造了不少的孽。那惡人認定一切惡因均由她種成，決計以救此女自任，使其化去夙孽，重返本來。於是重又如影附形，暗中守定此女，一面爲她解消惡孽，一面爲她抵禦災害。此女樹敵又衆，多是各正教能手，危機四伏，時有不測之憂，到時俱仗她以全力解救脫臉。中間爲了強護此女，還得罪了兩位前輩散仙中有名人物，轉而與她爲難。對方法力極高，所用法寶尤爲厲害，因她屢次作梗援助妖人，嫌怨已成，幾欲除去爲快。她此時法力雖非尋常，真要與那兩位散仙相拼，卻非敵手，何況對方又看出她的深淺，有了準備而來。照當時情勢，縱然不死，也必重傷，壞去許多功行。幸仗靈機智慧，知難力抗，又無可避免，對方還未尋到，先默運玄功，算好適當時間地點，迎上前去。纔

一對面，不等對方發作，先就自述苦衷，說：『二位道友怪我護庇惡人，理原無差。但是此女過去生中並非惡人，實是自己先種惡因，激使致此。爲恶的雖是她，造因的卻是我，理應將她度化歸正，返本還原，責無退避。故此歷盡艱危，飽嘗苦惱，終日相隨救助，不敢稍有疏忽。無奈此女仇念太深，自己道淺力薄，至今未能感化。自知屢次開罪，但都是爲救一根器極厚、誤入迷途的女仙，不得不爾。現與道友狹路相逢，幸值此女不在，情願二罪歸一，祇求道友不再與之爲難，我甘一人受罰，以解孽報，死而無怨。如以法力相加，不特決不相抗，也決不防護逃避，任憑二位道友處治便了。』

「那二位前輩散仙因每次祇要妖女一被正教中人所困，她立即在附近現身，將人救走，法力既高，設計又巧，防不勝防。雖看出不是邪魔外道一流，行徑偏生如此背謬離奇；並且蹤跡飄忽，異常詭祕，好似隨時都在此女身側，施展法術隱祕形迹。自己和各正教中道友，先後被她作梗多次，竟無一人查算出她的來歷，以前也無人見過。尤妙是專在暗中救助妖女一人，如未脫困，不論多麼艱危，必以死力來拼，不將人救走不止。妖女一逃，她祇斷後，等到遠逃不能追上，立即遁走。在這時候，不論誰阻擋其前進，決不還攻，也不對敵。可是從不與妖女一起，彼此之間直如陌路。至多妖女在脫困時看她一兩眼，並無感德之意，多一半還帶有怒容。斷定其中必有隱情，又忿妖女作惡多端，屢傷正教中門下，祇礙着她，不能除害。原意先將她擒住，問明情由，發落之後，再去同除妖女。本欲加以重懲，如係佛門中有道之人自入歧途，與妖邪一黨，便與妖女一同誅戮。行到中途，忽遇東海三仙中的苦行頭陀和白眉禪師，將兩散仙喚住，告以此中因果，這纔知道底細，更改初念，遇時已不想傷她。祇內中一位性情古怪，素不服人，因苦行頭陀說對方百折不回，想試驗佛門中人的願力。聽她說完，故意笑道：『此言不差，果然妖女罪孽由你而造，理應代她身受。』隨用禁法將她制住，使其備諸苦痛。她祇端坐，口宣佛號，任憑荼毒，果然連護身之法都沒有用。那位散仙本祇要她略微輸口便罷，見她逆來順受，全不理睬，不由犯了剛愎天性，連用許多方法迫令服輸，祇不傷她元神和性命。所受端的比死還難得多，始而還在端坐不動，嗣後禁法制得倒地亂滾，死去活來不知多少次，終無悔恨神色。另一位散仙受了白眉禪師暗示機宜，有意要他如此，不時並以言相激。那散仙平素本不喜佛門中人，意欲另施辣手禁制她的元神，發話警告，迫令開口。

「誰知此女自從上次殺她報仇之後，先以元神遁走，不特餘恨未消，反到處搜索仇人蹤跡，欲乘她初生不久，元神未固之際，將人尋到，猛下毒手，使其形神皆滅。哪知仇人多生苦修，功力甚厚，早已防到，投生之地早有佈置防備。並且生具智慧，法力不似初生嬰童便有減退，即便尋到，也無可奈何。此女卻因少此一人護持，到處遇見強敵爲難，

喫了許多的虧。過了十多年，漸漸結怨樹敵太衆，步步荊棘，騎虎難下。而同黨中幾個靠山能手，也被正教中人誅戮殆盡，眼看形勢日非，難於長保。這日又遇到強敵圍困，正當萬分危急之際，忽然救星天降，解圍而去。那救星行動神速，自己又是得隙即逃，未見尋來，匆促之間不知何人，也不知是否爲了自己被強敵所殺。心正懸念，不久又連遭兩次危難，均是那救星之力。每次均未看出相貌來歷，心疑仇人轉世所爲，細一推算，偏算不出仇人來歷。又覺仇人已是功行將滿之時，兩次爲己所殺，以德報怨，似乎不應如此之甚，心中遲疑，便留了神。第四次又遇危難，細一觀察，果是仇人死力來援。當時也頗動心，再一想最前生的仇恨，又復忿怒，本心實不願由她手裏脫險。無奈強敵太多，羽翼早盡，每值被困之際，見了對方法寶威力，深知正教中人疾惡手辣，想起形消神滅之慘，由不得心寒膽落，巴不得救星飛降。念頭還未想完，祇要真是敵人太強，無計可施，仇人定必現身出來。當時自然有些感念，可是脫險以後，仇恨又復勾起。似這樣接連十多次，蒙那仇人解救回數一多，雖然平日仍想遇機報復，無形中怨毒已消去大半，不似以前日夕切齒，刻不去懷了。

「這一次也是雙方該當孽滿。當那仇人去迎兩散仙時，此女獨坐洞中，始而想起近年所有師長同黨被正教人誅戮淨盡，祇剩自己一人，日處危境，朝不保夕。屢次遇難獲救，又都出諸夙世深仇之力，異日如報此仇，還要落個恩將仇報，豈不冤枉？越想越難受，漸漸想起以前諸生本是正經修道，祇爲仇念所激，誤入歧途。如今仇未報成，反樹下許多強敵，正教中人已動公忿，日慮危亡，偏又孤立無援，不知何時便遭毒手。仇人多次解圍，俱是事完即隱，不顧而去，如爲借此解怨，怎不與己相見？現在處境日危，中土已難容身，與其在此束手坐待，不如遁往海外，覓一荒島隱匿修煉，異日再作打算爲是。主意打定，便棄了舊居，爲防路遇強敵，特意隱身飛行，往海外逃去。行至中途，越一高山，當頂遙望，祇見下面山坡上有兩人施展禁法，侮弄一個女尼，因是驚弓之鳥，不敢造次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兩個大強仇，所處治的正是屢救自己脫險的夙世冤家。知兩散仙厲害，稍微走近，隱身法必被看破；如再飛行，破空之聲一被警覺，立被發現追來，也是不了。又看出敵人行徑，分明是先破了自己的護身符，再尋自己下手。有心逃退回去，眼看救過自己多次的人在彼遭難，置之不理，就不爲本身利害設想，良心上也過不去。哪怕以前仇大，今生總有多次救命之恩，理應還報一次。念頭一轉，不忍就走。始而自顧不敵，還不敢過去。繼一想，仇人法力甚高，這次必是一時疏忽，爲人所乘，祇要能冒險救她脫網，二人合力必能應付。照着二強敵如此窮追不捨，本就難逃毒手，再要去掉這一個大幫手，以後更無倖免。再四尋思，反正早晚難逃公道，轉不如死中求活，將這幫手救下，或可得一生路。此女本具神通，當時勇氣一壯，就在那散仙將要行法禁制元神之際，猛出不意，施展全力衝上前去，將人救起便逃。那兩位散仙何等高明，內

中一位更是早知就裏，焉能容她將人救走，祇一舉手，便同制住。此女自問已無生理，那仇人卻開了口，把此女積惡全攬過去，保其以後一定棄邪返本，願代一死。哀求了好一陣，此女也已天良發現，不特前仇盡解，並自認罪爭死。到此地步，另一位散仙才做好人，誡勉此女一番，並與那仇人結了方外之交，一併放卻。這兩人同到此女洞中，一同尸解坐化，再去轉世，各修善果，同償前孽。直到這一甲子來見禪師，方始見着。

「當時，我正在側，這些經過詳情，我姊妹本不曉得。也因來時尚早，禪師還未升座，遇見一位來此聽經的道友說的，所以對她留意。我看她和你那位瞎子師姊相見情景，好些可怪之處。乍相見時，好似並不相識，又是先後辭別。我們因求禪師相助，借取我佛門中一件降魔至寶，領受機宜，最後走出，離她二人辭別，已有小半個時辰。如不是等候禪師二次升座傳經說法，按說應該早走。哪知別人俱已走去，祇她和令瞎師姊對坐在前面那株樹下，說得十分有興。我知令瞎師姊爲人，前在峨眉相遇好幾天，開府盛會那麼多的人，難道就遇不上一個投機的朋友？又是那麼好的仙景。別人都是命儔嘯侶，三五成羣，歡聚遊玩。尤其是我們同輩道友，因俱年輕，或是下山不久，初次遇到，這等勝遊佳會，分外顯得興高采烈。她卻始終冷着一張臉子，睜着一雙要瞎不瞎的眼睛，偶然向人翻個白眼都是難遇的事，直沒開過笑口。又永遠隨定屠龍大師，不與衆姊妹合羣，彷彿她道行太高，不值與別人一起說笑似的。臨分手前，我氣她不過，想質問她這樣冷冰冰的不愛理人，是甚原由，爲何不和癩姊姊一樣，莫非都是屠龍大師門下，獨她有甚不同之處？心裏雖這樣想，走到她面前，又不好意思遽然開口。因見別位姊妹及你和她說話，不是十問九不答，便是冷冰冰答上一兩句，使人沒法再說，意欲先問她兩句不相干的話，等她不理我時，再行數說她的不對之處。哪知她和對付旁人迥然不一樣，彷彿預先知道我要和她爲難一樣，雖然面上未現笑容，居然有問必答。祇是所答祇一兩句，答完便罷，永不反問，話又十分簡明，使人底下無法再問。一會兒你和我姊姊、易姊姊、瓊妹諸位便來將我喚走，先想質問的話，始終沒好意思出口。反把嫌厭減去多半，以爲她天性如此。似這樣和人相對長談情景，又是如此親切，休說是我，照你平日所說，恐你和她同門這麼多年，也未必能遇見過吧？越想越怪。

「因我兩人剛往外走，人尚在洞門以內，禪師尚在座上，佛光未斂，由外不能見內。她二人又是並肩向湖，背朝我們，看得逼真。祇語音甚低，隔得又遠，聽不清說些甚麼。我因此事奇特，便施展我新煉成的有無相神光隱了身形，掩向前去。哪知你這位瞎師姊目力竟比好人還強得多；那位由惡人轉世的道友，也和她一樣機靈。我們如在門內觀察靜聽，倒許能得一點底細。這一近前，我二人的無相隱身竟會被她二人警覺。我原料她不是尋常人物，惟恐驚動，緩緩由林外繞向前去，並沒快走。最可笑是，她們已知我們

要去掩聽，表面仍作不知，照樣密談。等我走近，見她們祇是互相嘴皮亂動，一句聽不出。我姊姊這回比我聰明，首先發覺蹤跡已露，這等掩人不好意思，將我拉住，不令再進。折向旃檀林內，用心聲傳語，說她們已有警覺，應速收法現身，不可再去。我正疑信參半，忽聽她們語聲傳來，甚是清晰，這纔相信。一聽那話，竟似爲我而發，雖然不曾指明。大意是說，今日在此相見，俱是有緣，他年有事相訪，當不至於見拒。令瞎師姊還回頭向我們看了看，回答的話，好似關着另一個人，我沒聽出是誰。跟着那道友又向禪師遙拜默祝，然後升空飛去。令瞎師姊與她別時，執手叮嚀，意更關切，卻未隨了同行，祇低頭略微尋思，向對林走去，一會兒走遠。

「等我二人在林中繞了一轉，因禪師那次升座須在滿湖青蓮齊開之際，雖然花開以前應有祥光湧現奇景，並非說開就開，估量還早，終難斷定何時出現。尤其祥光彩雲一現，便須望湖禮拜，我姊妹恐防錯過時機，不肯走遠。正商量往回繞，就在左近湖濱一帶，賞玩旃檀寶樹的奇姿，望着前面那一大片靈乳澄波相候，忽見她急匆匆，似有意又似無意地由對林迎面走回。姊姊招呼了一聲，她便立定，向我二人致賀，說再有半個時辰，千餘年來祇此一次花開見佛的奇景奇緣便要遇上。我先以爲她既知底細，又是千年難遇的大福緣，必定在此相候。想起爲時尚早，她祇是隨緣瞻仰，與我二人不同，禪師今日廣結善緣，來人祇要尋到，有求必應，按理，她應抽空往小寒山去，將你接來一同參拜。我們如得家師允准，能往幻波池一行，固可多得禪師法力遙庇，使事情格外順手；萬一家師不允，你如到此，禪師也必另示機宜，或使我姊妹能夠踐約成行，或使諸位姊妹化險爲夷，變難爲易，均是極好的事。她卻若無其事神氣。我忍不住拿話點她。她雖然不似平日那麼冷冰冰十問九不答，但仍故作不解，拋開正題不答，卻關心我們取寶的事。說花開見佛已是靈景佛緣，屢世難逢，那件七寶金幢更是西方嘛羅偈波提尊者千年前所用降魔至寶，具有無上威力，非同小可。除上面降魔七寶以外，幢頂之上有一鎮幢舍利，務須先期戒備，不可令其飛返西方，此寶方可隨時隨意發揮它的妙用。否則，威力固是極大，一旦施爲，至少三百六十里方圓以內的精靈鬼怪，如若躲避不及，或是藏伏之處不在地底十丈以下，必受此寶精光的照，要將功行消去一半。這類異類修成的精怪，多半苦煉多年，並不一定爲惡害人，豈不有違佛家度化衆生慈悲之意？這麼一來，不到萬不得已，不能輕易使用，遇事便要斟酌輕重，多費心力，豈非美中不足？此寶又係經偈波提尊者佛法封鎖，在池中心靈泉穴內，此間又是佛家六大聖域之一，離上面平地數十丈，再加禪師佛法封閉，多高道行的前輩神僧仙長，也未必能算知它的底細。禪師自從降世，便持苦戒，這類至寶奇珍，自不使人得之太易。所以適纔雖然詳示機宜，對此一層獨未明言。少時升座出來，已無說話時機，此事全仗自爲。她也是剛剛得知底細，因知我二人福緣甚厚，恰巧二次相遇，不然也不敢饒舌。

「我因她答非所問，對多年患難相共的同門姊妹視若路人，卻對外人的事關心，老大不以爲然。她似覺出我有不滿之意，未再往下深說，便自辭去。我倒沒想到她會不等花開見佛便走，所說的話也未留心細聽。還是等她走後，姊姊埋怨我，說此人面冷深沉，但是功力極深，今日看她情景，與前判若兩人，尤其我們對她貌合神離，她焉有不知之理？忽然如此關切，大改常度，內中必有深意。她乃有道之人，表面對人雖冷，與常人刻薄寡情自不相同。我們也是修道多年，如何把看待常人的情理和她計較，豈不可笑？照她走時情景，分明特爲我們而來，所說定有助益。這一犯小孩脾氣，對她輕慢，以致話未說完，便即辭去。花開奇景，曠世難逢，既然知底，不應先走。我們怪她對癩姊姊淡漠寡情，她素來沉默寡言，此去匆匆，焉知不是抽空往小寒山尋癩姊姊呢？我一回想，也覺稚氣得可笑。我和姊姊同胎而生，名爲姊妹，不過生時略有先後，平日行止動靜，以及現在皈依佛門，誦經修道，全都一樣。至於容貌、身材、性情、衣飾，更是無不相同。僅僅面上這點記號，一左一右，稍微有點分別。以前，連說話都幾乎是一同張口，即便她說時我沒開口，或是我說她沒開口，那心思詞句仍都是一樣的。近來不知怎的，別的仍是一樣，心思言語便常有不同。好些地方，我仍未免稚氣任性，她卻沉靜得多，有時簡直像一個大人，你說多怪？」

癩姑見她說到末了，仍是以前天真神態。眇姑來時曾囑保密，任遇何人，不可提起是她指點前來，知她所說實是好意。細察二女，好似成竹在胸，並不十分看重。眇姑這人又一向不肯說空話，惟恐二女疏忽，便探詢道：「二位姊姊對於取寶之事，想具成算的了？」謝瓔答道：「成算雖不敢說，仗有禪師指示玄機和所說語氣，多半有望。不過令師姊所說也關重要，舍妹不合心粗輕慢，雖令師姊未必見怪，如何防那舍利飛返西方，卻未明言。匆匆作別，不及請教，先時頗覺可惜。繼一想，禪師既不願我們得之太易，承令師姊指點，如能留此舍利，固是佳事；否則，以後不能輕用，有此一層顧慮，使我姊妹多受阻難，增加修爲，以免有所倚賴，也是好的。祇好憑着福緣運命，到時惟力是視，由它去吧。」謝琳語意，也與相同。癩姑見二女天真猶昔，語意卻寓有至理，與前大不相同，知其道行法力必更精進，故能不以得失縈念，並非有所拿穩。平日修爲，即此已見一斑，好生欽佩。

正待稱讚，忽然一陣香風起自湖上。當地原在大雪山廣壑之下，上面佈滿一層層的密雪，雪山上面又是終年陰雲低垂，暗霧迷漫，永見不到一點青空。而青蓮峪簡直另是一個天地，總是終古光明如晝，祥雲片片，永無黑夜。比起上面雪山荒寒陰晦之境，大不相同。及至香風起處，眼前倏地一亮，大地愈發光明。轉瞬之間，上空雲霧齊收，那香風便一

陣接一陣地由湖上吹來。三人知道靈景將現，互相噤聲，以目示意，各自澄神定慮，端己正容，緩緩起立，去至湖邊，一心念佛，虔敬等候。隔了不多一會兒，和風止處，湖上一片淡微微的香光飄蕩，跟着便起了極柔和鮮明的祥霧，宛如一片其大無垠的五彩冰綃，將全湖籠罩。霧下面，萬頃清波一起騰涌，浪並不高，卻甚整齊，隱聞濤聲湯湯，音若笙簧，令人神志爲之清寧。三人處此境界，俱覺心身上說不出的一種爽適空曠，正在虔心守望間，鼻端忽又聞到一股旃檀異香，比起適纔香風中的香氣又有不同。同時遠遠傳來幾聲清磬，跟着斷斷續續又傳來幾聲梵唱。三人靜心一聽，那梵唱之聲並非起自禪師洞中，來路好似極遠，也估計不出相隔里數。青蓮峪深居雪山之下，平湖空曠，並無寺觀僧尼之迹。磬聲梵唱如自外來，按理應由上空飄墮，聽去卻又不似，入耳偏是清晰非常。方在不解，梵聲忽漸稀微渺茫，似在若有若無之間，那發音所在又不似移向遠處。三人夙根功力本都深厚，具有極大智慧，見此情形，知道玄機微妙，細一尋思，忽漸省悟。謝瓔首先頂禮匍匐在地，癩姑、謝琳也不約而同相繼拜伏地上，重又屏除雜念，虔心向佛。一會兒，梵唱之聲忽然大起，上下四方一齊應和。乍一入耳還在若遠若近，似有似無之間。三人無論是誰，祇要心神稍一把握不住，微起雜念，聲音便即微遠渺茫，似這樣隨着各人念頭動息，起伏隱現，所聞各不相同。到了後來，三人悟徹玄機，一任梵音琅琅，響徹天宇，祇顧安定心神，不生一念。剛剛反虛生明，到了物我相忘境界，又是一聲清磬過去，繁聲盡息，彩霧全收，眼前倏地祥輝萬丈，大放光明。滿湖清波，忽變作一片蓮花世界，祇是花葉均與尋常大不相同，每柄蓮葉都有丈許大小，色白如銀。葉底挺立着一根金莖，花卻純青，大約尺許，俱尚含苞未放，其多不可數計。金莖、銀葉與翠萼、碧波交相掩映，結成無限祥霞，壯麗絕倫。

三人已悟色空境界，知道花開見佛就在俄頃。內中癩姑祇是隨緣參拜，雖然衷心虔敬，還不十分看重。仙都二女處境卻是至難，因爲佛法微妙高深，不可思議，相由心生，亦由心滅，有相無相，互爲因果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此時志在取得七寶金幢，事前預受神尼、禪師指示，先已着相，如使一念不生，自非容易。如若一心取寶，既失虔敬，雜念一生，便不能見到諸佛菩薩莊嚴寶相。而寶幢起落快慢，全係本身，開始時如不恰到好處，佔了機先，便如石火電光，稍縱即逝。二女在小寒山皈依佛法，仗着夙根智慧和今生百餘年的修道功力，又得忍大師真傳與寒月、一音隨時指點，道行精進，固然遠非昔比，但畢竟在外經歷尚少，又是初次遇到這等關係重大的不世佛緣，惟恐疏失，未免膽小情虛了些。一開始一味寧神定慮，意欲不令着相。單等花開見佛，寶幢由湖心湧現，再照預計，以極大願力上前求取。以二女這等物相生滅有無，悉由自己主宰，論起功力原非尋常。但是這次取寶，內有佛家無上妙諦，關係二女屢世修爲及最後一次成道證果的成敗關頭，其中精微奧妙之處，不落言詮，也不是師友所能傳授，人力所能勉強。

便小寒山神尼、大智禪師先前那番指點，也不過告以寶幢出現時間情景，上面七寶有何妙用，以及一些避忌之處，並非傳授取用之法，依言行事便可到手。事之成否，仍仗二女自己。二女也知此事不能倚仗別人，信心願力均頗堅強。無如屏除雜念，由於平時修道功力的強制，這一矜持太過，有念生於無念，依然着相，未能上來先臻化境，以致延誤時機，落個美中不足，日後多生好些枝節。這且不提。

這時仙都二女、癩姑三人，已然通誠跪拜之後，起身趺坐湖邊，端的虔心息慮，一念不生。正當靜觀自在，物我交忘之際，忽聽身後大智禪師大喝道：「諸佛菩薩已現寶相，俱在眼前，爾等可見着麼？」一語未終，三人猛被提醒，心方微動，一陣異香起處，滿湖斗大青蓮一齊開放。湖心上空立現出一圈佛光，中間一朵極大青蓮花上，立着一尊身高丈六的金身佛相。緊跟着，隨同目光到處，每朵蓮花上面俱現出一尊佛菩薩，看去何止百千萬億。一時霞光萬道，花雨繽紛，寶相莊嚴，不可言說。三人忙即合掌禮拜，五體投地，重又匍匐地上。待了一會兒，二女暗忖：「禪師曾說花開見佛以後，跟着湖中祥光湧現，寶幢便要升起，此時怎無動靜？」心正尋思，忽聽湖心清波分流之聲，擡頭一看，不禁大喜。原來佛相蓮花俱已隱去，祇湖中心翠濤滾滾，四外分流，當中現出一個畝許大的深水漩渦。晃眼工夫，水底忽有精光上射，隨升起酒杯大小一團五色祥光。緊跟着又湧出一丈六七尺長，七尺方圓一座寶幢。那寶幢似幡非幡，略似華蓋，共有七層，四邊瓔珞垂珠，每層上面各現出一種不同形式的寶光：頭層上，是兩個連環寶圈；二層是一朱輪，四邊烈焰環繞，熊熊欲燃；三層是一鉢盂；四層是一金鐘；五層是一慧劍；六層是一梵鈴；七層是一寶鏡。全寶幢上，本就寶氣精光上燭霄漢，這六層七寶又各具一色，光華分外強烈，精芒射目，不可逼視。共是七色光華，融會成一幢彩霞，莊嚴雄麗，氣象萬千，一望而知具有無上威力。

謝氏二女是修道多年，新近又得佛門上乘法髓，見了這等異寶，也由不得驚喜交集。因這寶幢出現以後，逐漸長大，光華強盛，祇管繼長增高。來時雖獲明悟，懷有成算，禪師並未傳授收用之法，祇是具有信仰願力，期於必得，更沒料到此寶如此偉大。又以時機不再，說錯過便錯過，不禁心慌，匆促之間，欲以本身法力上前求取。姊妹二人面向寶幢一同拜了九拜，隨同起立略定心神，施展師傳佛法，一面用有無相神光護身，一面手掐訣印，口誦六字真言，朝那七寶金幢衝去。初意此寶雖具無上威力，但無人主持，又是佛家之寶，自己應有這層佛緣，再以本身法力強制，必可手到成功，不問此寶如何長大，且先擎回山去再作計較，自己離寶幢不過三數十丈遠近，光遁神速，本是不消瞬息便可飛到。哪知事情竟出預計，那寶幢上面發射出來的七色霞光，精芒所及，四邊俱在十丈左右，並且還在逐漸增長。二女遁光飛至中途，還未到達，剛與寶幢精芒接觸，

便被阻住。二女心急，又自信此寶對本門弟子決不至於傷害，去勢太猛。這一硬衝上去，當時猛覺着迎面遇見一種極大阻力，人雖未傷，竟被撞退回來。

二女心方一驚，仰望在寶幢頂上徐徐滾轉的那一團五色祥光，已似要離頂飛去。謝琳猛想起眇姑所囑之言，一時情急。二女素來言行心意大半相同，至多發動略有先後，這還是近年小寒山修道以後，纔行如此，大致仍是相同。彼此臨機應事，多想到便做，極少商議，已成習慣，也永沒有什大差誤之處。惟獨此舉卻是謝琳一人動念，因知幢頂寶光便是鎮幢舍利，如被飛返西方，不特七寶金幢不能隨意施爲，有了缺陷，並料寶幢也必更難到手。時機一誤，被其沉入湖底，永無到手之日。當時急不暇擇，竟施展全副神通，上前奪取。隨身飛起，揚手一個訣印發將出去，欲以金剛定力，先將那粒舍利子定住，同時以玄功變化與之合爲一體，將其收下。那金剛訣印也具有極大定力，功候再如精純，無論多厲害的法寶也可定住，何況乃是無主之物。滿擬舍利雖是鎮幢之寶，寶相祥和，不似寶幢威力強烈，祇要佔得機先，總不致被它滑脫，誰知又未如願。訣印將發未發之際，那舍利不過在寶幢頂上徐徐自轉，祥光晶瑩，流輝四射，看去似要飛騰，勢卻緩慢。及至金剛訣印一發動，人也將要飛近，祇聽一聲極輕微的雷音，那團舍利祥光忽然隱去。謝琳玄功所化一片光華，竟又被那雷音震退回來老遠，比起頭次勢更猛烈。如非近年功力精進，幾乎禁受不住。同時舍利祥光一隱，寶幢立即大放光華，七層法寶各顯威力，水、火、風、雷、金鐵、沙石之聲，隱隱交作，知道不妙。這後半寶幢出現情景，三人聞見相同，休說謝琳恐惶，便連癩姑也覺要糟，自知此舉非比尋常，愛莫能助。正代二女着急憂惜，緊要關頭，忽現轉機。

原來謝瓔先聽眇姑之言，雖也動念，後來想到功行須仗自己修爲，法寶祇是不得已時用作降魔脫難之助，所以本心沒有全得之念，祇是急切間想不出取那寶幢之法。頭次撞退下來，一時無計，決以毅力信心戰勝，二次又衝上前去。不料謝琳看出舍利祥光勢欲飛走，忽然捨此就彼，沒有同行。二人一上一下，差不多一同飛到，謝瓔飛近寶幢，正值謝琳震退下來。謝瓔正覺這次飛近寶光，並無阻力，祇是若遠若近，不能飛到。就在這心念微動之際，祥光忽隱，喫這雷音一震，猛想起初見佛相時情景，以及禪師「佛在眼前」之言，頓觸靈機，恍然大悟有無相因，人寶分合之妙，此寶與自己本是一體，何須強求？適纔花開見佛，分明是悟境，一開始如不矜持，此寶早已到手。靈機一通，當時智慧空明，自在非常，人也仍在原地，含笑趺坐。另一面，謝琳被雷音震退，心中一急，側顧乃姊正在含笑趺坐，也自如夢初覺，萬慮全收，快活非常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先後不過瞬息間事。旁坐癩姑見二女和那寶幢忽然無蹤，忙一回看，

二女仍在原坐之處，面帶微笑，雙雙入定，那玉雪雙頰上，一左一右各現出一個小酒窩，於美麗莊嚴之中，又帶出無限天真，端的儀態萬方，迥絕仙凡。乍看除卻神儀內瑩外，別無異狀。細一諦視，通身俱似有一層祥光外映。情知大功已成，寶幢已然取到，正以玄功運用，不久便可仗以施爲，好生代她們欣慰。暗忖：「自己原是佛門弟子，屢世修積，夙根頗深。祇因恩師屠龍大師前在本門犯規被逐，起初因心性剛強疾惡，同門中如曉月禪師、風火道人吳元智均有嫌隙，一時負氣，羞於重歸，中間幾乎入了旁門。幸遇神尼點化，皈依佛法，如今正果將成。祇是本門長眉師祖師恩未報以前，心願未了。有一年談起自己從小便蒙教養，傳授道法，始有今日，師恩深厚，無以爲報。又見眇姑在旁一言未發，便向師父力請代完心願，一任願力多麼宏大，均由自己擔承，免得延誤恩師證果。初意不過和師父一樣，由此起暗助峨眉髮揚光大，多積善功，盡心盡力，不避艱險而已。哪知師父心意，竟是要令自己代她復歸峨眉一二甲子，俟積完當年拜師時所許三千善功，纔算了願。當時說過便罷，師父一直十多年不曾再提。心料師父看出自己有了悔意，不肯勉強。因話已出口，並蒙師父獎勉，意甚欣慰，不應後悔，辜負恩師。平日想起便覺內愧，幾次想要請命，俱以心中不捨離開師門，沒有出口。後來峨眉已然開府，師父仍未提說，心還在想雙方無異一家，不重拜師也是一樣，如祇暗中宣力，最合心意。哪知到了衆弟子行禮授法之時，師父忽然舊事重提，自然說不上不算來。仙佛兩家雖然殊途同歸，一則自己過去生中已然皈依，今生又是自幼便投佛門，修爲頗有根底，嚮往尤切；二則本門前輩劍仙中，如白雲、元元、餐霞以及苦行師伯等十二三位師長，幾有一半是佛門中人。自己也祇開府行禮時換了一次裝束。今見謝家姊妹三年之別，如此精進，佛法高深，果然另一境界。不知將來自己功行圓滿以後，是否還能重換初服不能？」

心正尋思，忽聽身後有人喝道：「你自有你的來路，羨慕旁人做甚？」癩姑知道說話的必是大智禪師，這纔想起祇顧瞻仰奇景，還忘了參拜禪師。回身一看，身後不遠站着一位老和尚，相貌甚是清癯，身材也極瘦小，疏眉細目，滿面慈祥，頷下無須，手握一串念珠，穿着一身黃葛僧衣，頭上隱隱環着一圈佛光，身上皮膚又是金色，活似唐宋遺留的名塑名畫羅漢形象。知他是我佛坐前尊者轉世，宋時已然成道，祇因願緣未了，在此佛家聖地坐關結緣，得與相見，緣福不淺。忙即五體投地，虔誠跪拜。卻因身已改投在峨眉門下，想不到說甚麼話好。禪師微笑道：「起來，起來。幻波池之事，有謝氏二女足可爲助。妖屍結果我雖得知，但是這類殺孽，我已不再參與。好在到時自有人去設法，無足爲慮。你此次見我，不過認認門路，且等下一甲子我臨去以前，你再來吧。」癩姑聞言，重又拜謝不止。同時二女也已用完定功，起身走來。剛同拜跪下去，擡頭一看，禪師已然不見，對面佛光朗照，洞門大開。二女知道禪師二次升座，一會兒便有不少人

來聽經說法，先已垂示事完即行，無須再留，便和癩姑說了，同向洞門遙拜，告辭起身。

這時上空雲層已經佈滿，三人各縱遁光飛身直上，剛穿過兩層祥雲，入了上半雲霧之中，忽聽上面冰崖雪壁崩墜之聲，轟隆大震。暗詫此是大雪山中最爲高寒隱僻之地，冰雪多自千萬年前堆積，甚是堅厚，又沒有風，又無大力震動，怎有如此猛烈聲勢？如是人爲，決非常人。禪師開關結緣之期，下面是靈區聖域，何人大膽，敢於在此驚擾？方尋思間，三人忽同想起周、李二人此時正該到達，忙催遁光穿雲上去。首先瞥見的便是李英瓊駕着紫郢劍光，如長虹經天，由峰崖北面繞飛過來，飛得低而又快，破空飛行之聲毫未收斂。所過之處，天空密雲濃霧紛紛四散，震盪如潮，雲層起伏，當中成了一條極長的巨弄，蜿蜒天半。下面冰峰雪崖，便跟着紛紛震塌，冰花雪雨隨着山巒倒塌，佈散高空，宛如銀霧，轟隆之聲震撼天地，甚是驚人。英瓊仍如未覺，祇管在空中左旋右轉，像似搜尋人物情景。癩姑知是尋找自己，同時又聽英瓊傳聲相喚，方欲應聲趕去，口還未張，忽見來路側面嶺腳下光華一閃，紫光隨即飛下。仙都二女見狀，倏地想起一事，說聲：「快走！」三人剛把遁光掉轉飛上前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三人到時，英瓊已和那光華中變化出來的一個形如火焰的怪人影子鬥將起來。怪影身外光華已斂，極似一朵火焰結成的人影，焰色極淡，動作又極神速，如非三人是慧目法眼，直看不出一點形相。那麼厲害神奇的飛劍，居然敢於隨同飛舞，毫無畏意，急切間英瓊竟奈何他不得。癩姑看出不是尋常，正待出手相助，仙都二女已同聲喝道：「今日大智禪師開關結緣之期，不容大啓殺機，難道近在咫尺會不知麼？」謝琳手揚處，首先飛出一團金光，晃眼加大，電一般往前飛去。英瓊也覺出厲害，將牟尼珠放將出來。怪影見狀似知不妙，一聲未答，忽化作一溜墨綠煙光，往嶺腳深洞中遁去。真是來得也速，去得更快，目光一瞬，無影無蹤。癩姑神雷已然發出，竟絲毫也未打中。

四人匆匆見面。仙都二女對癩姑道：「這一帶冰山雪嶽俱被瓊妹劍光震塌，那妖人便是爲此驚動，餘波蔓延，永無終息。我們三人且將震勢止住，等輕雲尋到，同往小寒山洞中再作詳談吧。」說不幾句，輕雲也已尋到。本來約定同去小寒山二女洞中，不料毒手摩什記恨二女，趕來尋仇。二女正要迎禦，忽被神尼召回，毒手摩什也被佛光驚退。癩姑、周、李三人又往小寒山求見神尼，久候無音，正負氣要走，又遇兩厲害妖人受人蠱惑，電駛飛來，猛下毒手。冷不防爲癩姑屠龍刀所傷逃走，三人窮追不捨，二妖人在逃路上運用玄功變化將身復原，回頭反噬。恰值玉洞真人岳韞正在青蓮峪訪晤大智禪師，出來解圍，並指示三人機宜，三人纔知神尼別有用意。因還有些時候，送走玉洞真人之後，癩姑抽空說了前事。又停一會兒，算計到了時刻，三人重又起身，往小寒山飛去。因知神尼終年多在入定中，靈境幽祕，封鎖嚴密，去了必是先見二女。哪知遁光飛過雪

山，折向東南方去路，飛不多時，首先發現高山前橫，上有林木森森秀列。猛想起二女前在峨眉，曾說小寒山前還有一座高山，上有森林，正是這等形勢。先那兩次，雖均照她所說途向里數飛行，前半經歷都對，此山獨未見到。此時忽然出現，分明適纔白跑兩趟，不特不曾升堂入室，連這座高山俱未越過。照此情形，當是禁法已撤，事可如願，好生欣喜，忙催遁光前進。爲示敬意，打算一過此山，便即下落，步行入內求見。剛一同飛到那山頂上，猛覺遁光前面有了阻力，心疑主人仍有見拒之意，不便向前強進。就這遁光微一停頓之際，面前金光一閃，修地現出一個相貌清秀的少年禪師，定睛一看，認出是新近皈依佛門，改名寒月的武夷散仙謝山。知是師門至交，又是二女義父，好生欣慰，忙同拜倒。禪師含笑喚起，說道：「忍大師適纔兩次杜門謝客，並非故作不情，內中實有原因，日後自知就裏。瓔、琳二女已在準備起身，你三人此去，忍大師當可相見了。我適由她那裏起身回去，見你三人到來，忽然想起一事。妖屍罪在必誅，不必說了。祇是沙氏兄妹與丌南公情誼至厚，再與相遇，不妨讓他一二。如真爲勢所迫，沙亮還在其次，沙紅燕乃老怪前生寵姬，今之愛徒，情如夫婦，乃旁門中有數人物。此女精通玄功，邪法頗高，使其形神俱滅，頗非容易。此女愛她容貌甚於性命，到時不可毀她容貌。否則此仇一結，便老怪自負前輩，不肯親自出馬，爲了此女日常哭請報仇，明知勝之不武，不勝爲笑，也必親來尋仇。你們仗着得了聖姑所留總圖和全部道書，了悟玄祕，能將原設五行妙用盡量發揮，比起現在勝強十倍，敵人莫可如何，很難攻進爲害。但是老怪法力高強，來去無蹤，神速如電。你們又當奉命收徒行道，創立分支之際，其勢不能常守洞門，一旦離開，必受侵害，防不勝防。就有異寶護身，時刻留意，到底添出許多麻煩。乘着此時仇怨未深，可告知英瓊令尊李道兄作一打算。如真不能避免，便須事先早做準備，就在幻波池內以逸待勞，不問能否就此除去，先給他一個重創。老怪天性好勝，自恃法力，不肯受激，是他短處，明知敵人有備，也必前往相拼。如遭挫敗，再有人出來譏嘲他，他與令師祖長眉真人爲同時人物，覺着老前輩多少年的盛名，敗於後輩末學之手，定必負愧而去。或是遷怒此時助敵和那笑他之人，或是徑尋令師長生事，至多使他門下徒黨煉了法寶再來尋仇。本身去前，已被你們的話扣住，一舉不勝，祇恨在心裏，無顏再來，何況還敗。此老雖極兇橫強霸，卻是言出必踐，祇要事前話說得妙，臨機能把他擋住，即可省卻多少麻煩。此事關係你們不小，不要忘了。你們自去見忍大師，日後遇機再相見吧。」

三人方在領命拜謝，金光一閃，人已不見，天空雲霧依然，毫無痕跡聲息，竟沒看出怎麼走的。祇得望空拜謝起身，往下飛去，到了山腳落下。那小寒山就在對面一座山谷之中，相隔約十多里。本山不高，可是四面高山環抱，口外雙峰對立，鳳翥龍伸，上面苔蘚肥厚，蒼潤欲流，下面現出一條極平廣的谷徑，看去氣勢已極雄渾奇秀。等走進谷中

一看，地勢愈發開展，平原繡野，樹樹繁花。小寒山位列其中，峰崖蒼古，靈秀天然。身纔走進，氣候立變，天氣固是日麗風和，景物更是清淑明麗。到處花開似錦，草軟如茵，白雲撐空，飛泉若練。另有芳塘百頃，嘉木萬株。環塘一帶樹林以內，時有珍禽奇獸與惡蟲毒蛇出沒遊行，梟鸞並集，鹿虎同眠，各不相擾。加上一路樹色泉聲，花香鳥語，嵐光雲影，石韻松濤，端的靈境無邊，觀賞不盡。

三人以前原聽二女說過小寒山景物靈奇，終古清淑祥和，琪花瑤草，四時皆春。並且所有生物，無論多兇惡的毒蛇猛獸，俱受主人佛法感化，並育同遊，而不相悖，共躋仙域，永息殺機。果然氣象萬千，話不虛傳，佛法精微，不可思議。

再向前四五里，過了一片芳塘，望見對面一山突起平地之上，宛如天柱矗立，通體瑩潔，無殊翠玉。山勢雄峻，卻又孔竅玲瓏，峰巒奇秀。祇是全山僅半山腰上有一塊突出的平石，此外都是嵯峨削立，無可着足。石大畝許，祥雲環繞之下，左右兩邊各有一條瀑布貼壁斜下，玉龍飛舞，靈雨飄空，界破兩邊山谷。當中夾着一個空敞虛立的茅篷，篷內蒲團上坐着一個妙年女尼，含笑合目，端然趺坐，神光外映，妙相莊嚴，一望而知是一位有道神尼。正待通名拜見，忽聽有人低喚癩姑、瓊妹之聲。循聲注視，正是仙都二女由山側梅花林中喜滋滋趕了出來。二女各穿着一身白衣，人既天真美麗，再由那一片粉紅色的梅花林中走出，玉貌花光，相與輝映，越顯丰神絕世，豔麗如仙。英瓊愛極，忍不住說道：「真好看！這等美景，纔配得上這等人呢。」話未說完，二女已經近前。謝琳笑道：「瓊妹，又笑我們麼？」英瓊笑道：「我說二位姊姊真比天仙還美，見了由不得心裏便喜歡，真想永不離開纔好呢。」輕雲因神尼就在面前，見英瓊笑語忘形，便忙使眼色止住，對二女道：「大師似在入定，可容我們進謁？」謝瓔道：「家師適纔已有吩咐，本可無須見面，但是三位嘉客遠來不易，且隨愚姊妹上去吧。」癩姑道：「這樣似不恭敬，我們在下面行完了禮再上去吧。」謝琳道：「你和輕雲妹子攔住瓊妹，一樣都是多餘。休看家師長年靜修，又不大肯見外人，實則人極和易。我們雖是她老人家徒弟，連句重話都未說過。平日也無甚拘束，任憑我們行止自如，慈愛溫和已極。對你三人必和我們一樣，祇管同我上去便了。」三人聞言，便隨二女飛身上去。

那片突石平如鏡面，一塵不染，清潔異常。因都惦記着幻波池被困的兩人和靜瓊谷中諸弟子，無心觀看景緻，各自恭恭敬敬隨着仙都二女朝前面茅篷走去。行抵篷前，剛剛下拜，神尼忽然睜開一雙靜如澄波的慧目，含笑喚起，說道：「適纔並非有意慢客。此舉不特小徒，與你們三人也有關係，日後自知就裏。幻波池妖屍已知強敵就在她的近側，不可輕視。適纔又以多年苦搜未得的總圖藏處突然發現，圖卻失去，惶急萬分，愈發不

敢妄動，去向靜瓊谷生事了。她和毒手摩什本有孽緣，祇爲性太兇狡，起初仗人相助纔得脫困，便覺對方難處，設詞用計將其氣走。如今喪敗之餘，總圖失盜，明知來日大難，無奈劫數將臨，盡管憂危，仍不捨聖姑寶庫中所藏天書和那兩件至寶，心神又受聖姑法力潛制，天天想要脫身，偏是死不肯去。此時妖黨零落，自覺勢孤力弱，斷定先走脫的敵人必要大舉重來，難於抵禦，沒奈何又向妖人求助。毒手摩什已爲妖屍所迷，先雖負氣捨去，心仍戀戀，終於必往。妖人得有軒轅老怪嫡傳，雖非尋常，你們和二小徒已有抵禦他的法寶，到時小心應敵，自可無害。事定以後，在外行道，如再相遇，雖得聖姑天書，妖人來勢神速，不在蚩尤三怪之下，切不可以疏忽呢。此時靜瓊谷不會有事。易靜得了總圖以後，不合貪功，沒等與衆商議，祇送趙燕兒由密徑遁出，便即退回幻波池，暗入妖屍寢室，意欲就手除去。沒想到總圖雖得，另外尚有聖姑當年留存的法寶，以致誤蹈危機。既是她命中應有無妄之災，難於避免，但能因此增加道力。你們如若回去太急，反而於她無益有害，他年與鳩盤婆對敵時，便不免於喫虧。就是早回山去，也須到癸未日，妖屍數盡以前入池，一切方可如願。你們此後功力自益精進，祇是英瓊煞氣頗重，雖是劫運當然，所殺十九爲極惡窮兇，但可稍微原恕，終以寬厚爲宜。此去詳情，已另有人指示小徒，不消說了。這類殺孽，我本不願饒舌，因你二人遠來不易，今日之見亦是前緣；而英瓊將來降魔法力甚高，性又剛烈，疾惡太甚，誤生殺孽，致稽正果，多費心力，還有小災，故此又附帶說上幾句。如能遇事謹慎，寧失寬厚，勿令操切，自然獨秀英雲，早成正果。言盡於此，請自與小徒商議行止。」說罷雙目垂簾，重又入定。

三人忙即拜謝告辭，一同退下山來。謝瓔喜道：「家師從來和人少說話，連我爹爹和葉姑自從初見算是作了一次長談外，以後再來，彼此便無甚話說。有時直到人去，眼都未開。偶然開口，祇一句半句。來人直似專衝着我姊妹而來。琳妹因茅篷內祇有我師徒大小三個蒲團，別無長物，地方又窄，爹爹、葉姑每來多是立談，再不和我們到下邊去，連個好起坐處都沒有，纔新闢了一個別業。家師今日這等說法，尤其對瓊妹語意十分關切，緣分真不淺呢。」謝琳接口道：「以前我姊妹說話，多半同時開口，雖不一齊爭着說完，也叫人看了可笑。近已改掉，她說我便不說。我姊妹還沒說我們新闢洞府是甚麼情景呢。那裏雖然地方不大，祇有依梵窟、瑞雲居、小潮音、靈石小築四處小景，比不上你們峨眉仙府百分之一，但經葉姑一再相助點綴，還將就可以待客。現離癸未日期還早，且到我們那裏長談敘闊，喫兩杯玉乳靈泉，再走如何？」